



当代外国文学名著译丛

垃圾教授

〔德〕亨利希·曼 著

关耳 望 宁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Heinrich Mann
PROFESSOR UNRAT

根据德国Rowohlt出版社1951年版译出

垃圾教授

〔德〕亨利希·曼 著

关耳 望宁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门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96 000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100

统一书号 10107·463

定价：1.30元

第一章

因为他姓垃圾，所以全城的人都称他为垃圾教授。看来，没有哪个绰号比这对他更恰如其分了；自然，有些教授也不时地变换自己的假名，这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一批新升级的学生到他的班上来了，他们和上届的学生一样，对老师极不尊敬，居然放肆地直呼其名。其实，好几代学生都称他为垃圾教授，这成了他的惯用名，全城的人都熟悉这一称呼，连他的同事在校外也都这么称呼他，即使是在校内，只要他一转过身子，大家也还使用这个绰号。一些在自己家里照料和辅导学生做作业的先生们，常常当着学生的面评论垃圾教授。这位六年级①的班主任是个头脑十分清醒的人，他根据新近的观察，曾不止一次地想申请退休。但他从来就没有打过申请退休报告，这决不是因为这位老教师的声望还能象二十六年前那样发挥其良好的影响。这一点，只要看看校园里的情况就明白了。他一踏进校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听到这样的呼喊声：

“这里好象有一股垃圾味儿嘛？”

或是：

“哦！我也闻到了垃圾的臭气！”

① 指德国十年制中学的六年级。

老先生一听到这些话，便马上把他的肩膀主要是右肩膀耸得高高的，再从他的镜片后面斜射出一道绿色的目光，这目光既胆怯又凶狠，学生们错误地称之为：暴君的目光。他们认为，只有一个心怀歹意的暴君在窥视藏在大衣褶皱里的短剑时，才会露出这种目光。他那干瘦如柴的留着灰黄色小胡髭的下颚一张一合地翕动着，发出拍嗒拍嗒的响声。他对那个大声叫喊的学生“无可奈何”，只好把脸埋在宽大的瓦帽下面，挪动两条瘦长而弯曲的腿，悄悄地走了过去。

去年，学校为了祝贺他在校执教二十五周年，专门为他举行了一次火炬游行。他走出房间，登上阳台，准备发表讲话。正当大家仰起头向他看时，突然有人尖着喉咙嚷道：

“看呀，垃圾在上面！”

有几个人跟着喊叫起来：

“垃圾在上面！垃圾在上面！”

站在上面的这位教授虽说对这等事早就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变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看着每个人叫喊的嘴巴。其他教师就站在他附近，他再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不过，他把这些人的名字全记在心里了。就在第二天，那个尖声叫喊的学生因为在课堂提问时回答不出奥尔良少女^①的家乡所在地，从而给垃圾教授提供了施展权威的机会。肯定地说，这位教授必将在他的生活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果真如此，这个叫基泽拉克的学生在复活节时就没有能升级，而且在火炬游行庆祝晚会上大声叫喊的大多数学生和他一同留了级，其中也有封·埃尔楚姆。洛曼虽然没有叫喊，但

① 德国古典作家席勒所写的剧本《奥尔良少女》中的女主人公。

也留了级。洛曼是因为学习不用功，封·埃尔楚姆则因缺乏天赋，这就使垃圾教授毫不费劲地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次年晚秋之际，有日上午，十一点钟，就在写作课——这次的作文题目是《评奥尔良少女》——开始前的课间休息时出了一件事：封·埃尔楚姆一点儿也不知道该怎么评述奥尔良少女，而且预料到这篇作文做不出来将会招致一场灾难，他异常绝望地猛然推开窗户，无意识地粗声粗气地对着窗外的大雾吼道：

“垃圾！”

垃圾教授是否会在附近他并不知道，不过他对此也满不在乎。这个可怜的宽肩膀的乡村贵族只是想让自己的器官先得到一些快感，然后再去坐上两个小时，面前放上一张白纸，把脑袋里的话挖出来写上去，但他的脑袋也是空空的。巧得很，垃圾教授这时正好穿过校园向这边走来。他听到从窗口传来的这声喊叫时，便立刻跳到墙角上。透过朦胧的雾气，他辨别出了封·埃尔楚姆瘦削而结实的身影。不会有别的学生这时还呆在楼下，封·埃尔楚姆这句话也不会是对别人喊的。“这一回，”垃圾教授幸灾乐祸地想，“他准是冲我喊的，这下子我可有办法对付他了。”

他连跨五步奔到楼上，猛地拉开教室门，风风火火地从两排长凳中间穿过去，纵身跃上讲坛，两手撑着讲台。他稍微站停了一会儿，因为他的全身在颤抖，先得喘口气。全班学生刷地站起来向他问好，吵吵嚷嚷的教室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好象注入了一针麻醉剂似的。他们看着自己的班主任，仿佛那是一头十分危险的牲畜，却又禁止去打死它。他们感到很扫兴，很遗憾。垃圾教授一个劲地喘气，只见他的胸脯起伏难平。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开了腔，声音十分严厉：

“近来，总是有人叫喊一个词——当然是冲着我来的一——是一个名字。干脆说吧，是一个绰号。我不允许别人给我起那样的绰号。请你们记住，我决不会容忍这些家伙对我的侮辱，遗憾的是我已经发现这些家伙就是你们！只要我愿意，随时都能抓住你们。封·埃尔楚姆，你的下流行径真使我感到恶心，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只要一下决心，就会把你象个玻璃杯似的捏得粉碎，今天我就要把你的行为向校长先生报告。为了使学校能够摆脱这些人类社会中最坏的渣滓，我一定尽我能力之所及——这决不是瞎说——！”

随后，他从肩上拉下了大衣，咬着牙说：“坐下！”

全班学生都坐下了，只有封·埃尔楚姆仍然站着。他那黄肉球似的胖脑袋此刻变得和竖在脑壳上的红头发一样通红通红的。他想说什么，但好几次话到了喉咙口都没说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冒出一句话：

“不是我喊的，教授先生！”

有好几个学生为他打抱不平，语气显得无私无畏又团结一致：

“不是他喊的！”

垃圾教授跺着脚说：

“安静！……您，封·埃尔楚姆，您记着，你们姓埃尔楚姆的家族里，第一个由于我的阻拦而生活得很不顺畅的——当然，当然——并不是您。今后，只要不是完全有可能，我也会象当年对待您的伯父那样刁难您的生计。您想当军官，不是吗，封·埃尔楚姆？您伯父也曾经动过这个念头。可是，他在班上学习成绩怎么也上不去，一直没能拿到一年制志愿兵役证书——事实就是如此，他只好到一家所谓

的报社去工作。但他在那里同样没有获得成功，最后只是靠着地方君主的特殊恩典——这个嘛——才爬上了军官的台阶，不过他似乎也并不得志，不久就丢了他的官衔。噢！封·埃尔楚姆，您伯父的遭遇也将成为您的命运，或者说您将会遭到与此类似的命运。我祝您运气好，封·埃尔楚姆。这就是我对您家族的判断，封·埃尔楚姆，十五年来一直没变……现在……”

说到这里，垃圾教授威胁性地提高了声调说：

“现在开始写作文，题目是《评述奥尔良少女的崇高形象》，您现在没有资格摇动您那支笨笔了，快给我滚到禁闭室去！”

思维迟钝的封·埃尔楚姆还在认真地听着，他全神贯注而又无意识地翕动着两片颌骨，模仿垃圾教授的口形动作。垃圾教授的上牙龈上长着好几颗骨刺似的黄牙，说话时下顎就在那张干瘪的带有皱痕的嘴巴里磨动着，如同在轨道上滑行，他的唾沫直溅到第一排凳子上。他大声叫嚷道：

“您还犟，小东西！我叫您滚到禁闭室去！”

封·埃尔楚姆抖抖索索地从座位上走出来。基泽拉克喃喃地对他说：

“喂，别听他的！”

坐在后排的洛曼压低了声音说：

“去吧。我们会给他好看的。”

封·埃尔楚姆悻悻地绕过讲坛，走进了那个本来是给全班学生存放衣物的小房间，里面一片漆黑。宽肩膀的封·埃尔楚姆把门关上之后，垃圾教授才无比轻松地喘了一大口气。

“现在我们得把时间补回来，”他说，“这家伙浪费了我们不少时间。安格斯特，这是题目，您把它抄在黑板上。”

安格斯特是这个班级的优等生。他把纸条接过来，凑到自己的近视眼前，慢慢地抄写起来。全班学生都紧张地盯着粉笔头下出现的至关重要的每一个字母。如果现在要写的凑巧是他们从未预习过的一场戏，那他们就“傻眼”了。黑板上一个词还没有写完，他们就本能地说道：

“哎哟，上帝啊，我又要倒霉了。”

最后，黑板上出现了这样几行字：

“约翰娜：是你所作的三次祷告。

注意，道芬，我把它们都告诉你！

（《奥尔良少女》第一幕，第十场）

题目：道芬的第三次祷告词。”

大家看完题目，不禁面面相觑，因为大家全都“傻眼”了，掉进了“陷阱”，是垃圾教授把他们“推进去”的，垃圾教授却面带阴险的微笑，坐在讲坛上的靠背椅上，翻阅着他的记事册。

“怎么样？”他头也不抬地问道，仿佛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好，那就写吧！”

大多数学生都伏在自己的作文本上，装出已经动笔写起来的样子；另一些学生则出神地凝视着前方，一动不动。

“你们还有一小时十五分钟。”垃圾教授漠然地说道，内心感到十分得意。这道作文题目就连他的同事们也找不到，

否则这些毫无责任心的同事们，就会帮学生毫不费力地通过现成的题解手册找到任何一幕剧的提示和分析。

有几个学生想起了第一幕第十场的剧情，隐隐约约地记得卡尔的前两个祷告词。对第三个祷告词他们却一点印象也没有，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读过。那个优等生还有其他两三个学得不错的学生——包括洛曼在内——甚至能肯定他们从未读到过第三个祷告词。道芬吩咐他的女巫师只要在夜间做两次祷告，就足以使他相信约翰娜所传递的上帝的信息。第三个祷告词根本就不在那一场，它一定是在另外一个场次；或者是在与此有关的某处间接地提到过；或者说确实有这么个内容，只是我们没法知道，很可能是有个地方被他忽略了。优等生安格斯特暗暗地作了这样的分析。不论怎么说，关于这第三个祷告词一定得写点什么。是的，别说是第三个祷告词，如果垃圾教授要求你写第四个，第五个，你也得写点什么。对于那些你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如忠于职守啦，学校的兴旺啦，热爱从军啦等等，即使是空话你也得写上几页，历年来德国的作文课都教人这么做。题目是无关紧要的，但一定要写。几个月来，这部剧作早就使人感到乏味了，垃圾教授故意从这个剧中抽出这么个题目，为的是把学生“推”入这个“陷阱”。不过，大家写得很起劲。

从复活节起，已经九个月过去了，这个班一直在学习《奥尔良少女》这个剧，留级生去年就学过了。学生们把它顺过来倒过去不知读过多少遍，一幕幕一场场都背诵得出来，历史背景、文学价值和语法现象也都能加以解释。他们把剧中的诗改写成散文，再把散文改写成诗。他们最初阅读这些诗句时，从中感受到了痛苦和光辉；可现在，这些诗句的光彩

早已消失。日复一日，在天天拨动的不和谐的琴弦上已经辨别不出什么曲调了，谁也听不到一个少女特有的温柔之声，代之以高高举起的阴森而威严的宝剑，盔甲不再遮蔽心脏，天使展开她那宽大的羽翼冷冷无情地站在那里。在这些少年之中，日后谁要是去为那位无辜的牧羊女而窒息，而颤抖，谁要是去爱她身上的那种弱者的胜利，谁要是没有为这个抛弃天庭而又可怜可爱的小姑娘的幼稚尊严而哭泣，那他就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他也许需要二十年的功夫，才会发现约翰娜并不是一位蒙上灰尘的女学究，而是另外一种形象。

笔尖在刷刷地飞舞着，无所事事的垃圾教授探首越过学生们俯伏在课桌上的脖颈，看看他们在写些什么。这是他“抓”学生的大好日子，特别是要抓给他起“那个绰号”的学生。现在终于被他“抓”到了一个，恰恰正在呼喊“那个绰号”。这一次抓好了，全年的事情就好办。遗憾的是他已两年没有能抓到一个可恶的叫喊者，所以这两年的日子过得都十分糟糕。一年之计是好是坏，全看垃圾教授的招数是“抓”住了几个坏学生还是对他们“无可奈何”。

垃圾教授自知学生在背后仇视他，欺骗他，憎恨他，所以他也把这些学生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唯一的办法是把他们“推入陷阱”，叫他们“掉队落伍”。他虽然执教一辈子，但仍然不能凭经验去对待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事情。他本来对他们是那么熟悉，仿佛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只是由于突然获得了某些权力，才登上了这个讲坛。他用他们的语言进行谈话和思考，使用他们的黑话，把那个小小的衣帽间称为“禁闭室”。他在谈话时也竭力采用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所

采用的风格，即拉丁化时代的风格，从头到尾都少不了“当然罗”、“这个嘛”、“真是的”、“怎么说呢”等诸如此类的一大堆可笑的虚词，还有“荷马史诗”课上的惯用语，而且用得相当出色，因为古希腊人颇为烦琐的描述都得直接地翻译过来。他自己四肢不灵活了，因而也要求其他人不要多活动。可是，在这群如小狗一般活泼的孩子中，在他们那稚嫩的肢体和脑袋里，总是要不断地产生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要追求他们所向往的事情，他们吵吵闹闹，他们动手动脚，要让人感到疼痛，要搞些恶作剧，他们要发泄多余的勇气与力量，不愿白白浪费。垃圾教授忘记了这一点，也无法理解这一点。他在惩罚学生的时候，并不考虑这个先决的因素：“你们都是些顽皮的孩子，任性放纵，不知好歹，非得管束管束才是。”他总是咬牙切齿，非常严厉凶狠。在垃圾教授看来，学校里发生的一切，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是严肃的，学生懒散无异于一个没出息市民的堕落，粗心大意与嘻嘻哈哈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反抗，一只攒炮^①声会导致一场革命，“欺骗意图”会断送一切前途。为此，垃圾教授会气得面容失色。他把一个学生关进“禁闭室”时，他的心情就如同一位正在把又一批不法之徒刺配流放的专制暴君，既恐惧又得意，既感到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力，又在内心怀有莫可言状的不安。垃圾教授从未忘记从“禁闭室”出来的那些曾经触犯过他的学生。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二十五年之久，本城和附近许多地方都有他教过的学生，这些学生——有些曾在呼喊他的绰号时被他当场“抓”住过，有些没有被“抓”住

①一种掷地作响的纸球状玩具。

过，因为他拿不到“证据”——至今都还在喊他的“绰号”！对他来说，学校的范围并不只到围墙为止，它延伸到周围的家家家户户，延伸到全城各阶层的老少居民，到处都是不听话的、可恶的顽童，他们不去“预习自己的功课”，却对老师充满了敌意。有个新生，还是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一些年长的亲戚在他家里谈起垃圾教授的事来，就象回忆年轻时代一些滑稽的事情一般，笑个不停。现在正值复活节之际，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到了垃圾教授的班上，因为第一次课堂提问他就答错了，所以立即受到了大声呵斥：

“你们家已经有三个象您这样的人在我班上呆过，我恨透了你们全家人。”

垃圾教授处在驾驭一切头脑的崇高岗位上，自以为十分安稳可靠，万无一失。但就在这个时刻，一场新的灾难发生了，肇事人就是洛曼。

洛曼草草了事地写了一篇十分简短的文章，便去忙他自己的事了，但他的心思怎么也集中不到那上面去，朋友封·埃尔楚姆的遭遇使洛曼感到愤愤不平。他在一定程度上以这位壮实的贵族少年道义上的保护人自居，并把这种身分视为维护自己荣誉的一条准则，决心以自己高度发达的头脑去遮掩朋友智力上的弱点。每当封·埃尔楚姆快要说出一句极蠢的话时，洛曼便大声咳嗽起来，悄悄地给他提示正确的说法，他甚至会对同学们说，封·埃尔楚姆作出反常的回答是故意的，是为了让教师“大发雷霆”。

洛曼的满头黑发一直生到前额上，聚成一绺硕大的发卷；他脸色苍白得象撒旦，但他的表情和动作显得机智而聪

颖。他喜欢写海涅式的诗歌，爱上了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他曾提出成立文学团体的要求，但没有引起校方的重视。教学小组的老师注意到洛曼总是要到最后一个季度才开始用功，虽说期末的成绩并不错，但还是让他留了级，而且是一连留了两级。和他的朋友那样，十七岁的洛曼仍坐在一群十四五岁的孩子们中间。假如说封·埃尔楚姆由于肢体发达，看上去象有二十岁，那么洛曼则由于他的智力发达而更显年长了。

此刻，坐在讲坛上的那个骨瘦如柴的小丑对洛曼——一个思想固执的笨蛋——会产生什么印象呢？当垃圾教授叫到他的名字时，他不慌不忙地丢开那本与学习无关的读物，宽阔的浅黄色额头上显现出令人诧异的横向皱纹。他轻蔑地垂下双眸，审视着提问他的垃圾教授窘困愠怒的神情，看到了他皮肤上的灰尘和衣领上的头屑，最后又瞥了一眼自己磨得光光的指甲。垃圾教授恨洛曼胜过恨其他所有的人，这主要是因为洛曼的性格倔强，令人难以接近，其次也还因洛曼不喊他的绰号，垃圾教授隐隐觉得这要比喊他的绰号更糟糕。对这位可怜老人发泄出来的仇恨，洛曼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无可奈何，只能报以淡淡的藐视，这藐视中也带有一点同情，同情之中注进了几滴厌恶的东西。然而，这次封·埃尔楚姆的受辱使他面临着一种挑衅性的局面，他觉得垃圾教授公开数落封·埃尔楚姆伯父的生活是十分卑鄙的做法。三十个人中间唯有他有这样的感觉。洛曼决心不允许那个可怜虫在讲坛上胡说八道。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两只手支在课桌边上，好奇的目光盯视着垃圾教授的眼睛，仿佛要作一次奇特的试验似的。他十分沉着地宣告说：

“在这里我再也无法写下去了，教授先生，我闻到一股

垃圾的臭味儿，太恶心了。”

垃圾教授在坐椅上猛然动了动身子，绝望地摊开一只手，无声地翕动着上下颚。他没有料到这一着，而且发生在刚刚处罚了一个违纪的学生，威胁他要给予开除处分之后。现在，要不要把这个洛曼也“抓”起来呢？从他内心对此倒是求之不得的。可是——他能拿出他的“证据”吗？……就在这个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时刻，矮个子基泽拉克举起了他那发紫的手指，指甲被牙齿啃得四分五裂，指节骨捏得格格响。他尖声尖气地喊道：

“洛曼搅得人无法进行安静地思考，他老说这里有股垃圾臭味。”

教室里响起了嗤嗤嗤的笑声，有几个学生把脚在地板上磨得嚓嚓响。此刻，已经感到叛乱之风正扑面而来的垃圾教授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他从椅子上跳将起来，越过讲坛，四面出击，好似在抗击无数蜂涌而来的进攻者。他吼道：

“关禁闭！统统关禁闭！”

教室里还是平静不下来。垃圾教授相信只有用武力才能镇压这场叛乱以拯救自己。他令人措手不及地向洛曼冲了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一边拖呀拉的，一边声嘶力竭地叫嚷着：

“给我滚，您没有资格呆在这个人类社会里了！”

洛曼显得极不自在，却又无精打采地任凭他拖呀拉的，最后垃圾教授猛一推搡，试图把他攒到禁闭室的门上去，但没有成功。洛曼使了一点劲，便把手臂从垃圾教授的手里挣脱了出来。他迈着坚定的脚步，自动地走进了禁闭室。垃圾教授接着又转身去找基泽拉克，哪知基泽拉克早已从他背后

插了过去，做了个鬼脸便钻进禁闭室。那个优等生不得不告诉教授先生基泽拉克已经进了禁闭室。现在，垃圾教授直接了当地要求全班学生不要受这起事件的干扰，要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奥尔良少女》上去。

“你们为什么不写？只剩下十五分钟了！按照我的惯例，没有写完的作文是不打分的！”

在这种威胁之下，大多数学生再也写不出来了，一个个神情恐慌。垃圾教授太激动了，以致无法从这些神情获得应有的乐趣，心里只想着如何镇压可能发生的任何一种反抗，粉碎行将发生的一切凶杀阴谋，叫周围的人更加沉默，使教室里安静得就象教堂墓地。三个叛乱分子已被铲除，但他们的作文本还摊开着放在课桌上，垃圾教授觉得他们的灵魂似乎正从那些作文本上飘浮出来。他一把抓过这些作文本，带回到讲坛上。

封·埃尔楚姆和基泽拉克的作文全是一些赘牙拮口的主从复合句，读来十分费力。不过这也表明他们还是想写好作文的。洛曼的作文简直叫人无法理解，没有提纲，也没有分A、B、C、a、b、c和1、2、3，而且只写了一页纸。垃圾教授越看越生气，肝火直往上冒。本子上写道：

“道芬的第三次祷告词（奥尔良少女第一幕第十场）。年轻的约翰娜在宫廷里表演了一出魔术，动作利索，丝毫看不出她的年龄和她的农家出身。她向道芬说出了他昨天夜里向上天祈祷的三个祷告词。她那娴熟的随机应变能力，自然给那些茫然无知的大少爷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刚才说到的三个祷告词，实际上她只说了两个，深信不疑的道芬没

有让她把第三个祷告词说出来。她真走运，因为她并不知道第三个祷告词是什么。她在复述头两个祷告词时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因此他可以向上帝祷告说：如果他父辈尚有未赎清的罪孽，请将他自己作为牺牲品，而不要降罪于他的臣民；如果要他失去国家和皇位，至少应满足他的最低要求，将他的朋友与爱人留给他。他就此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放弃了统治权力。他还祷告了些什么呢？我们别去久久地寻觅了，他自己也并不知道，连约翰娜也不知道。诗人什么都说了，丝毫没有保留他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是全部的秘密。对于多少有些熟悉艺术家具有思考不甚周到的特性的人来说，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

句号。文章到此结束。垃圾教授不禁一阵颤抖，突然意识到：必须铲除这个学生，保护人类社会不受这种人的影响，开除这个学生比开除那个头脑简单的封·埃尔楚姆更为紧要。然后他又扫了一眼下一页纸，上面潦潦草草地涂了几个字，而且已经撕下了一半，另一半还挂在本子上。待这位老师看懂了那几个字时，他那有棱有角的脸颊上突然飞过一抹红晕。他悄悄地迅速合上作文本，装作仿佛什么也没有看到的样子。但他马上又把它打开来，塞到其他两本的下面，艰难地喘息着。他迫切地感受到：是时候了，洛曼这下子被“抓”定了！一个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居然与这么个——肯定是这么回事——女演员罗莎——罗莎——。他第三次去拿洛曼的作文本时，下课铃响了。

“交卷！”垃圾教授迫不及待地说。他生怕不知何时才能写完的学生或许在这最后时刻会突击一下，还能取得令人

满意的成绩。那个优等生把作文本收集起来，有几个学生已经站到了禁闭室的门口：

“别站在那里！等一等再开！”垃圾教授吼道。他又陷入了恐惧之中。他恨不得把门锁起来，把三个卑鄙的人封在里面，直到他们真正完蛋为止。但事情又不会那么快，对此必须要符合逻辑地去思考。洛曼的越轨行为暂时仍使他感到茫然，无所适从。

好几个年龄最小的学生委屈地涌到讲坛前面去。

“我们要拿东西，教授先生！”

垃圾教授不得不打开禁闭室的门。在一阵混乱中，三个被放逐的人已经先后穿上了大衣。洛曼在门槛处就已注意到他的作文本正在垃圾教授手里，他为老笨蛋的过分热心深感惋惜。现在也许得由他父亲出面去和校长谈话了。

封·埃尔楚姆又是把赭色的眉毛向上扬高了一些，他这张脸被他的朋友洛曼称之为“醉月”；基泽拉克则在禁闭室里想好了对策。

“教授先生，我没有说我闻到了垃圾臭味，我只是说他老是说……”

“住嘴！”垃圾教授怒不可遏地斥责道。他的脖子一会儿前伸，一会儿后缩，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最后他压低了声音补充说：

“从现在开始，你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脑袋，走吧！”

尔后，三个学生吃饭去了，各人揣着自己的命运。